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42/132
S/18701

18 February 1987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0、57、58、62、67、74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

第 41/54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和建议和

决定的执行情况

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二年

1987 年 2 月 17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87 年 2 月 16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维护人类生存”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

请将该讲词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50、57、58、62、67 和 74 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别洛诺戈夫（签名）

* A/42/50。

87-04172

附 件

1987年2月1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

“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维护人类生存”

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

自从人类开始为明天着想，各地最有智慧的人就一直关切着世界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

直到最近，上述及有关的思考一直被看作是想象力的游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学者和神学家的追求。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十分实际的问题了，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远远超出合理范围地研制并储存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已使人类在技术上有能力终止自己的生存。同时，世界上的社会性爆炸因素不断积累，人们还力图用石器时代的方法来应付这个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世界的问题，所以从政治上来说，灾难也十分可能发生。人类心态及生活方式的军事化削弱甚至完全解除了核自杀的道德禁忌。

我们没有权利忘记，最危险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已经对人类使用了核武器，并且使用了两次。曾经有数十次——我再说一遍——曾经有数十次有人认真考虑对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这是有案可稽和为人所知的。虽然这理应受到批评和谴责，但我并不是在这里批评或谴责这种行为。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再次强调指出，人类曾多么接近于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和苦难，其毁灭过程残酷，手法极不人道，震惊了当时的人们。虽然它造成的创伤瞩目惊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录”许多倍。

今天，一艘潜水艇所载的摧毁力等于好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潜艇有数十艘，它们的核系统远远不是独此一家。如果动用目前的核武库，无论是多小一部分的核武库，所造成的灾难和整个人类的毁灭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力图为世界作出安排，以免人民再遭涂炭。虽然这些努力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但仍留下了一些痕迹。现在有联合国，有以前不存在的国与国间公开接触的区域性和其他机构。简言之，人们仍继续在政治上寻求途径，以期打破国际社会陷入的造成世界大战的恶性“逻辑”。

核战争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会有人活下来进行谈判，更不用说谈判要用树桩石头作桌椅了。

如果发生核灾难，不会再有第二个诺亚方舟了。每个人似乎都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已经不能再期望船到桥头自然直了。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持的正是这种想法。必须毫不迟延地使国际接触以及政府和国家的政策符合核时代的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要么使政治意识符合时代的需要，要么是文明和生命本身在地球上灭绝。

在人类各种事务中，尤其是在国际政治中，我们一刻都不能忘记目前在战争与和平、人类生存与灭亡之间的这种凌驾一切的矛盾，我们必须努力及时解决这一矛盾，以维护和平。

这就需要我们寻求、培植和彼此分享历史上一切最好的东西，找出新的创造性办法来解决各种长期的问题。

不仅仅是人类的进步，而且是人类的生存本身都取决于我们能否聚集起力量和勇气来克服当代世界潜伏的威胁。

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这样期待。最近几十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史以来第

一次，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开始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整体，看到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通盘关系，并估价物质活动的后果。

这种认识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带来了一场消除核威胁的斗争。不容否认，它已经成了一所道德和政治的大学校，人民群众和整个国家都在学习一种困难而必要的艺术，以便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摆平在总体利益和个别利益间取得平衡，大胆地正视现状和未来，理解现状和未来，从而得出指导行动的结论。你们的这次讨论会就是证明。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在详述所有这些问题的实质之前，我谨代表苏联人民和政府向出席莫斯科讨论会的你们各位——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实业家和学者、医生和文艺界人士、作家和各教会的代表表示热诚的欢迎。

我们重视并高兴这一讨论会获得举行，而且有这么多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从世界各地聚集到这里。我们了解各位都身负重大责任。可是，你们搁置一切，千里迢迢来到此地，表示你们的关心，与担忧同样问题的人们交流意见。

单是这一点就意义重大，因为这个讨论会包括来自各大洲几十个国家各阶层人民的代表。

这个讨论会真正体现了世界舆论。

这个讨论会的理想，使你们来到这里的关心和感情，对苏联人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本着这一精神，我要再次对各位过去几天所完成的工作表示祝贺和感激。我想，你们每一位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的言论都会受到重视。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尽管在意见、看法、立场和评价上有各种分歧，这个讨论会显著的特点是大家有共同的愿望，要汇聚反对核危险的努力，并解决人类面临的其他全球性问题。

非常重要的是，应把讨论会的理想和精神传达到广大的公众和政治界，更重要

的是，应该反映在各国领导人的工作上。苏联政府对讨论会上的言论将给予应有的注意。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些思想关系到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如何拯救人类的未来。

我对会议讨论的事项有些话要说，我想提出我国政府的观点。但在此以前，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以下几点。

各位来到苏联之际，正值这里在进行基本上革命性的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的社会、对整个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意义重大。人们必须了解改革的内容、意义和目标，才能对我国的国际政策形成正确的意见。在我国人民、各位和全世界面前，我负起全责说明，我国的国际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国内政策，取决于我们全力建设以改善我们国家的心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持久的和平，建设性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国际关系。

往往有人说，我们也仍然听到，苏联会带来某些威胁，“苏联威胁”和平与自由。

我必须说，从我们这样大规模进行的不可扭转的改革，人人可以看出：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源用在这方面，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这个方向，这是我们真正的计划和意向，我们打算把我国社会的智能投入这方面。

我们主要的想法是调动全球人民的力量，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所有公共和国家机构、所有生产和集体和创造性协会完全和自由地进行工作，我们需要新型的公民活动和恢复那些不公正地遭到遗忘的活动。简言之，我们要整个社会实现广泛的民主化。进一步民主化也是使正在进行的过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我们要更多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更多的民主。

我们就是这样继续开展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我国人民对此衷心欢迎。

为排除任何闲话和揣测（我们听到西方很多这类说法），我要强调，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选择，根据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在苏联生活方式标准的指引下来进行改革的。我们完全以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成绩和错误。

但是我们希望得到人们了解，希望世界大家庭终于会认识到，我们要使我国更好的愿望不会伤害任何人，只会使全世界获益。

改革也是一项邀请，请任何社会制度来与社会主义和平竞争。我们将能以实践证明这种竞争有益于全球进展和世界和平。但是要使这样的竞争能以无愧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的文明方式发生和展开，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展望，克服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传留下来的心态、旧框框和教条。

我国社会及苏维埃领导人对新的思维方式产生兴趣，是经过相当时间的。我们经过了深刻的思考。我们批评了自己，也批评了别人，并对自己提出了严厉和尖锐的问题，然后才看到了事实真相，并深信在当今错综复杂而矛盾重重的世界里，在这个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里，解决国际问题，需要新的方式方法。

我们所得的结论使我们重新审查一些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因为自从广岛和长崎以后，世界大战再也不是政治的别种方式延伸了。核战争么会使这种政策化为灰烬。

我们迫使自己面对事实：储存和改进核武库意味着人类已不再是不会灭亡的了。要使人类能够世代代生存下去，就必须销毁核武器。

我们不承认苏联、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任何权利对人类判处死刑。我们不是法官，几十亿人民不是应当惩罚的罪犯。因此必须打碎核武器这一断头台。核大国必须踏出核武器的阴影，进入无核武器的世界，从而结束政治背离人类道德规范的现象。

核风暴不会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义人和罪人，只会把它们一起扫光。这种情况是合乎道德的吗？我们共产主义者不认为如此。

可以说我们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才取得了需要消除政治实践与普遍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之间的鸿沟的新观点。

去年，在苏维埃社会最高论坛的党代表大会上，我们提出了对世界的看法，及

我们对世界现状和前途的理论观点。但我们并不只是宣布自己的理论学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为建立全面的国际安全体制制定了明确的政纲。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体制，其基本原则是，自己的安全不能建筑在牺牲别人的基础上。这是一种有机地结合了安全的所有主要方面，即军事、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体系。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假出了到2,000年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方案。这是十三个月前，1986年1月15日，从苏维埃人民的名义宣布的。我们相信这个日期将永远留在人类拯救文明的斗争史上。

在那以前，我们已提出过，停止一切核爆炸，并一再延长了我国的单方面停试期。我们酝酿了雷克雅未克最高的会议，并把一些倡议带到会上，这些倡议如果得到对方响应本可标志着军备竞赛结束，急速转向裁军和消除核威胁。我国与盟国一起，为在欧洲建立信心的措施和裁减常规武器及军队而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步骤。我们表示愿意全面销毁化学武器。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邀请了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共同努力世界上这一辽阔而日益重要的地区寻求安全，寻求互利而平等的合作。我们签署了《德里宣言》，宣言中结合了我们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以及伟大的印度和由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几十亿人民的观点。

作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坚定拥护者，我们提出了国际经济安全的概念供大家考虑。

最后，我们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新观点已载于“赫尔辛基第三篮子”，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对我们施加压力所致，认为我们花言巧语，别有用心，则我不得不使其失望。错了，这不是事实。这也是新的思想方法的结果。

这样，我们力图在各个方面都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论观点变成实际的政治。自然，建立并巩固国际安全体系是需要信心的。我们了解：道路是曲折的，而且要实现这一理想需要走上这条路的不仅仅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便会发现我们其实更有理由感到不信任。

我且不细谈这一点。我只想说，没有新的态度，人人都会感到缺乏信任感。我将不从广泛的角度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尽管这方面大有可说。我们现在必须向前看，而不是锁在过去的框框里。

信任需要通过合作的经历，通过更好地相互了解，通过解决共同的问题才能建立。原则上，认为先要有信任，才有其他一切，即裁军、合作和联合项目，是错误的。信任、建立信任、加强信任和发展信任是来自共同的努力。这是一条理智的道路。

我在此重申：人人都必须从自己做起。国际关系上目前亟需的不是自命的全世界最高法官，而是对别国的尊重及对本国社会的公正和自我批评的观点。

苏联振兴努力的一项主要成就是，对我们社会的信心普遍加强了。这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能够建立信任的。在世界政治上新的思想方式仍然在力求破土而出。信任正在非常缓慢地取得进展。我认为，这正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时代这一重大事业的命运不应完全交给政界人士去掌握。这一事业并不是只涉及政界人士。我们都看到，一场世界性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参加的有科学家、不同专业的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员、妇女、青年人、（越来越多的）儿童、甚至还有退役军人和将军们，他们很清楚现代武器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人们日益意识到世界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我认为，你们这个讨论会对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并为人类求生存的群众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欢迎莫斯科讨论会作出的贡献。

在此我想就雷克雅未克会议说几句话。那次会议并未失败。它是一次突破。它并不仅是又一轮的谈判，而是一个考验人的关键时刻，会上出现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可以从此走上通向无核武器的世界的道路。

雷克雅未克会议给全世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我们以全新的概念去处理削减核武库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视为政治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不只是军事和

技术问题。而且我们几乎找到了解决办法。可是我们对“几乎”这两个字要怎么办呢，它使我们无法在雷克雅未克完成工作？

我不打算在此讨论为什么会发生上述情况，我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观点。我想说的是，当双方在雷克雅未克商定大大削减其核武库并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库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已承认核武器不再能有效地保障安全了。

雷克雅未克发生的事情不可扭转地改变了有关未来世界的辩论的性质和实质。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但是，有些人却对新的机会感到恐慌，他们正在死命后退。可是，不管过去怎么死命把人朝回拉，人们决不会退回到过去的。我确信，人类能够而且很快就会摆脱核武器的枷锁。可是这需要进行斗争，而且是艰苦的斗争。

新的政治前景要使文明在质量上提高到新的水平。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它决不只是对立场的一次调整，而是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整套方法。

不论在这个大厅中还是别处，也许没有人认为核武器是无害的，不少人却真心相信，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防止战争，就不得不接受核武器。这一观点便是核威慑主义的基础。

让我表达下述看法。

首先，即使我们接受这种主张，我们也必须承认，“核保障”并非百分之百有效，而且也不是不附带条件的。它随时可以造成人类的灭亡。核武库越庞大，保持“驯服”的机会就越小。核扩散、日益精密复杂的核武器系统、运输规模越来越大及持续存在的发生技术差错、人为失误或恶意的危险，这种种偶然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人类的存亡。

第二，如果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威慑，我们会看到，威慑事实上是以恐吓为基础的政策。每一种行为模式都有其内在逻辑。当威胁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时，自然想叫人认真对待每一个这样的威胁。因此，威胁必须总是以明确的行动为后盾，这里指的是动用军事力量。人们由此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以历史的角度来看，

威慑政策并未减少军事冲突的危险。事实上还会增加这种危险。然而，甚至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后，有些领导人还是抱住威慑主义不放。

最死硬支持威慑主义的人正是那些总想对我们作道德说教的人。可他们自己的道德面貌又如何呢？他们确信并毫不掩饰的是，威胁、武力和使用武力是他们同别人打交道时的唯一语言，如果你在街上遇到这样一个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受过教育的领导人怎么会认为人际关系中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却是正常的呢？

第三，在讨论裁军时，一个共同的假设是，人的天性是暴力的，具有“战争”的本能，而且这一本能是不可摧毁的。

难道只要有人类就一定会有战争吗？如果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只好心甘情愿地不断发展日益精密复杂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种想法是不能接受的。这使人想起那些不断发明并使用更复杂的武器去征服、奴役和掠夺其他人民的时代。这样的过去不是未来效法的对象。人类快要跨进二十一世纪了，现在知识大开，完全能够大有作为。因此，人类必须认识到有必要使世界非军事化。我们确信能够建立那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这个社会目标。

核威慑还有另一个方面问题。从事政治的人不应忘记理性和非理性之别。在我们复杂的世界中尤其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因为概念的基本内涵受到各国人民特有的历史经历、极不相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强烈影响。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共同认识。这就证实了一个不可否认的论证：核武器越多，发生致命性差错的危险越大。

然而研制威力更大、更为先进武器——有人讥讽地称为奇异武器——的工作却仍在继续进行。

当前局势的独特性——我甚至可以说剧烈性——突出地见于军备竞赛扩展到空

间的危险性。如果军备竞赛确实扩展到空间，军备限制这一概念本身就动摇了。不信任、互相猜疑和首先部署新武器系统的吸引力将大大增加。动荡不安将成为事实，并充满危机。意外发生战争的危险将成倍增加。

美国继续进行试验使我国停止暂停试验，对此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国的努力并未白费。

通过暂停试验，我国向全世界表明禁止核试验是现实可行的，只要有政治决心。

我愿向各位权威人士保证并答复劳恩博士，他要求我国延长暂停期限：苏联将不会放弃为禁止核试验和大力削减并最终完全消除核武器储存而进行努力。

现在我想谈一谈这几天在讨论部署战略防御计划第一阶段时出现的热烈现象。主张部署的人坚持对《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较广义”的解释。顺便说一下，在华盛顿和北约盟国之间还在辩论这个问题时，美国政府已在日内瓦正式提出建议，要把这种解释合法化。所以那些辩论并不是试探舆论，而是差不多已经成为实际政策了。我们对此当然极为不安。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推翻《条约》。《条约》的基本政治概念和核心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要以不设立反导弹防卫系统而保持稳定，由此结束矛与盾之间的永恒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在核时代尤其危险。《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多年长期谈判的成果，有最优秀的人参加权衡局势。后来美国终于承认《条约》是对的。但是现在却要透过广义解释而拆除这个遏制军备竞赛的最重要关闸。一旦《条约》失效，核导弹竞赛将会有新的发展，同时会有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刚才已经谈到过。

1985年11月，我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保证：“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结束地球上的军备竞赛，限制和削减核武器，加强战略稳定”。我们为日内瓦联合声明中的这些话签了字。美国政府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推翻这一保证，无视美国在15年前在这一无期限条约上签的字。

当前局势要求更严格地遵守和加强国际法而不是削弱它或取消其主要内容。

我们正在想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妄自以为有权发明和研制新武器系统，而这些系统即便不部署或使用也会威胁其他国家和人民？这一问题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范围。是一个国际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目前，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扩展到其上方的大气层。并且每个国家都绝对有权自卫，使其大气层不受侵犯。空间武器将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在空间部署武器计划的目的是制造一种新的讹诈独立国家的手段。现在是禁止将空间武器指着别国人民头上这一条列入国际法的时候了！

现在我谈一谈我们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现实。这也要求我们进行新的思考。我指的是世界上的歧异和多样性前所未有，而相互关系和不可分割性不断增加。我们的世界不仅被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和强大的信息和新闻媒介组合在一起，而且也共同面临着核毁灭、生态灾难以及各地区的贫富矛盾急剧扩展到全世界的危险。

今天的世界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每个国家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有自己的真理、民族利益和愿望。这是当今世界的最重要现实。这在三四十年前并不存在。这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各国人民选择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的道路。

但是，这一进程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一些政治人物的能力，他们不能理解和解释不可扭转的变革的意义。在核武器及其他领域中，他们仍然抱着陈旧的偏见不放。

解决办法仍是在于缩短事态发展的迅速步伐与我们认识能力之间的差距，我们要认识不断发展的事态及其后果。必须抓紧时间做到这一点，否则会太迟了。

我们知道有些人仍然把世界视之为他们的领地，随心所欲地宣称他们的“重大利益”。这也加剧了军备竞赛，因为这种看法是源于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实力政策。这还是从前时代僵化和过时的心理，那时候把剥削其他人民、使用他们的资源和任意决定他们的命运认为“理所当然”。

这种看法导致新的区域冲突，燃起仇恨的火焰。这类冲突会危险地扩大，卷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影响。区域性冲突对整

个国际关系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不论在宣战的战争或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不论在前线和后方，人民遭受伤亡。赤贫和普遍饥荒的国家一个个被卷入浪费的军备竞赛的漩涡。

解决区域冲突是我们时代的使命。我国关于中东问题的倡议可以作为我国如何解决问题的例子。中东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主要神经中心。许多国家的利益在那里交织，不仅是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利益而已。中东是许多历史、宗教和文化的交汇点。因此，我们认为需要以非常负责的谨慎的和甚至微妙的态度去处理。强权政治、强盗行径和不断的以武力相威胁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说：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和采取行动。这适用于两伊战争、中美洲危机、阿富汗问题、南部非洲、和印度支那的情况。主要的一点是要尊重各国人民决定它们自己命运的权利，不干涉他国的内政

我们反对所有任意割断历史纽带的企图。然而要有正义必须要对国际经济活动加以规范，以便使富国不能劫掠穷国。在这个四分之三的国家债台高筑，同时一小撮国家是万能侵占者的世界上，一个人能心安理得吗？如果这一情况不加改变，就会发生会毁灭现代文明的社会暴乱。

世界是相互关连的并且是一个整体的，这个逻辑说明必须公平地政治解决区域冲突，这个逻辑也要求解决其他的世界性问题，例如粮食、生态、能源和世界性的文盲，教育和医药照顾。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灾害是恐怖主义。它是一个大患。我最近曾经说过，企图用国家恐怖主义来消灭它却是更大的危害人类罪。这个“方法”杀人更多并破坏国际法与国家主权，更不必谈破坏道德原则和正义了。那样会产生暴力与流血的恶性循环，整个情势更形恶化。

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曾经说过——我今天还要再说一遍——我国愿意同所有其他国际合作，对任何恐怖主义进行战斗。

今天我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很重要，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展开人类文明新的前景。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不全然相同的：如果不制止军备竞赛，我们就不能正确解决其他任何问题。

苏联和苏联人民认为它们是国际社会的一员。人类的忧虑就是我们的忧虑，人类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而人类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

虽然我们之间有许多分歧，我们都必须共同学习如何维护我们这个人类大家庭。

在日内瓦的会谈上，美国总统曾说如果地球受到外星人的入侵威胁，美国和苏联将合力驱逐这一入侵。虽然我认为忧虑这种入侵尚属为时过早，但我不想对这个假设争辩。更重要的是应当想一想我们已经有的萧墙之祸。更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必须消灭核威胁和承认一旦发生核风暴，在地球上或在空间都是无处可躲的。

我国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安全系统的构想以及我国其他倡议，明确的表明了苏联愿意并已作好准备放弃它的核强国地位并裁减所有其他军备至最低需要的合理水平。

苏联并不要求得到不让其他国家得到的东西，我国不寻求比美国所拥有的安全多一分一厘的安全。但是，苏联不同意处于次等地位或受到歧视。

请看看我国提出的建议。其中决无意使我国的任何武器不列入谈判。我国的原则很简单：所有武器都必须加以限制和削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最终要销毁。这是我国坚定的立场。如果任一种军备有任何不平衡情况，就需要加以调整——不是不把少的一方加强，而是把过多的一方削减。当然，为了达到我们非军事化世界的历史性目标，必须分阶段来进行。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尊重均势在均衡中维持足够合理自卫但不断下降的实力。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和同意：要在能够相互毁灭好几次的实力上维持均势是疯狂和荒谬的。

我们认为，在减少军事对抗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以期可能减轻（或更进一步，完全排除）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最危险的攻击性武器必须撤离接触区。当然，军事理论必须保持纯防御性质。

我已经说过，既然我们已开始就影响国家安全最敏感领域的实际裁军考虑进行重大措施，苏联将坚持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监督和核查制度，包括国际核查。必须完全保证各方均遵守承诺。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苏美在赛米巴拉金斯克的试验作为这类监察的初型呢？

在核查方面还应该提到一点。大家知道，美国在其他国家境内有无数军事基地。我们希望能够进入这些其他调查，以保证那里没有进行任何最终的协议所禁止的活动。为此显然需要这些基地所在国的合作。

更好的办法仍是重提以往的老想法：拆除外国基地，撤回驻外部队。这对我国也一样适用。我国已经采取了第一批具体步骤。大家知道，我国与蒙古朋友达成协议，正在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出一部分军队。我国从阿富汗撤回了六个团，并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出我国的全部派遣部队。但是，美国和阿富汗的邻国必须采取对等行动，国际上也必须作出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并不自称懂得至高的真理。我国随时响应其他国家、政党、公众运动和正义人士提出的建议。苏联支持在北欧、巴尔干、南太平洋和其他地区设立无核区的倡议。我国愿意就每一项建议进行协商，以找出各方满意的最佳方案。

贵宾们，同志们：你们这次讨论会提出了一个高尚而充满希望的倡议——设一个“人类生存基金”。可以用这样的基金公开讨论避免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这个基金可以鼓励对紧迫的国际问题进行研究，协助制订关于人类当前各种问题的项目，包括防治最新出现的恶疾。

我们欢迎苏联公众在物质上和智力上参加这样一个基金的活动。

我相信，你们这次讨论播下的种子一定会获得丰收。黠武主义常常是无知和头脑闭塞的同义词，但它却不是万能的。

科学家们兴起要求消除核威胁的运动、医生们、环境保护主义者、文化艺术人士、激情和动人的演说、各个反核团体和协会的出现都是世界各地有心人士决心拯

救地球上人类宝贵的生命——也许是宇宙中唯一的这种生命——的明确无误的证明。

今天的与会者中间有从事政治和政治学的人士。我在想，有了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能否逐步向较为平衡、合谐的国际关系、向可靠的各国一律平等的全面国际安全制度迈进？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

我认为，促使你们到这个包括各界人士讨论会上来的，正是希望为这一问题寻求肯定答案的热切愿望。

试想，早在65年前，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已在1922年告诫说：“人类不久以后就能使用原子能，掌握这种能源将使人类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种新生活……人类能够为自己的福利而不是为自己的毁灭利用这种能源吗？人类已学会使用科学必定会提供的能源吗？科学家绝不能无视他们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对他们的发现的后果有种责任感。他们的工作必须是使全人类更好地生活”。

请回味这些话。过去，人类是毫无顾虑地全力去征服自然力量。现在，如果不在事前考虑侵入大自然会带来的种种后果，人类可能将大自然变成了致命的敌人。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地方性灾难，却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但是核军备竞赛正在无情地将我们推向全球灾难。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追求永生。要接受我们每个人都必死的事实是困难的。但是要接受全人类和人类理智即将灭亡则是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里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核武器。很多人已开始把核武器视为一种偶像，要求献上越来越多的祭品。有的人甚至宣布，核军备竞赛是维护和平的一种保障。

不得了，核武器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时代的形象。消灭核武器自然并不意味着恢复过去时代。放弃核威慑不应使好战的人得以恣意妄为。

这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有些人会说，防止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加强其他种类的军力——常规武器。这是一种无益而错误的做法。

人类必须坚强起来，克服核疾病进入一个无核时代。我们将不再有暴力，不再想向其他人发号施令。今天，由于对武力的崇拜和人类心智的军事化，国际关系变得冷酷无情。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使国际关系人性化。

这能够做到吗？有人认为能，有人认为不能。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我想，生命终将找到它的道路。总地来说，各国人民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核战争绝不能打。那么，让我们迈出第一大步：削减核武库并且不让武器进入空间。让我们从雷克维未克达到的有利点出发，由此前进。看看这样做会对国际气氛产生什么影响。我个人认为，每一个这种步骤都将增强人们的信心，为合作打开新的前景。如果国际思想更民主化，如果所有大中小国家都平等地独立而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的事务，就必定会推动这一进程。

为了使国际关系更“人性化”，还必须在人道主义领域中采取适当的行动，特别是在新闻、人的交往、专业领域的交流等方面。这将有助于为和平创造道德上的保障，从而也有助于创造物质上的保障。某些国家所进行的新闻侵略不仅导致精神贫乏，而且阻碍各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流和文化上的彼此滋润。新闻侵略引起各国人民之间的恶感和疏远。另一方面，各位都承认，一个民族如果了解和珍视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艺术，就不会对其他民族怀有恶感。

贵宾们、同志们：新一轮军备竞赛使危机日甚一日，区域的以及所谓的“全球”问题严重恶化，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去争胜，去想要获得单方面的优势。这种游戏的利害关系太重大了——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因此，绝对有必要考虑时间这个关键因素。

愿这个讨论会的想法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加快启发人们的思想，扩大彼此的了解。愿各位的努力帮助我们走向一个无核武器的无暴力世界，使人类文明永存。

- - - - -